故掌

鄧黃氏歸隱凌雲靜室

——七大氏族之歷史源流

凌雲寺之前身原為凌雲靜室，前後相距有一段時間。現在將鄧氏的孝友事蹟繼續說下去。

鄧洪儀遠戍遼東，一介書生，身體孱弱，關外天氣嚴寒，邊軍待遇較差，積勞積憂，體格自難強壯。明初胡惟庸與藍玉兩宗黨禍，牽連甚廣，殺戮數萬人，族誅者眾。鄧洪儀代弟遠戍，受藍案牽連，家鄉音訊，自然斷絕。江南陳氏客館，鄧洪儀雖然棲身有所，始終能開解心中鬱結。客館中雖有黃氏與幼子作伴，慰解寂寞，但在半憂半病的景況下，數年後終於病死異鄉。

明代洪武二十六年，歲在癸酉（公元一三九三年）春正月，涼國公藍玉伏誅，鶴慶侯張翼、普定侯陳桓、景川侯曹震、舳艫侯宋壽、東莞伯何榮、都督黃恪、吏部尚書詹徽、侍郎傅友文等皆被株連。三月，會甯侯張溫、都督蕭用、瀋陽侯察罕，又坐藍玉黨伏誅，朝野為之震盪。

藍玉謀反，夜會私宅，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，伏甲將為變，約束已定，為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，群臣訊狀具實，磔於市，夷三族，徹侯、功臣、文武大吏，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達二萬人。

雖然洪武二十六年九月，上詔宣告，胡黨、藍黨除已被捕在官者外，其未發覺者不究。鄧洪贊因為娶何迪之女為妻，何迪之兄何真之子何榮襲職東莞伯，以藍黨謀反被誅，鄧洪儀代弟遠戍，始終不敢洩露身份。

鄧洪儀在客館臥病期間，經常在紙扇上寫些似詩非詩的字句，藉以抒發內心的情意：「鷄公山下圭角山，河水西流后海灣，歲歲清明將近日，家人萬里望歸帆。」「自顧形孤影亦單，街頭露宿與風餐，幸得東家情義重，來生結草並銜環。」鄧洪儀死後，黃氏頓失依憑。夫亡子幼，人海茫茫，不知投向何方！東主對鄧氏夫婦遭遇，自表關注，乃親往其寓所探詢，出資將鄧氏屍體焚化，並另給旅費，安排黃氏母子南返粵東，歸隱祖居。

根據故老傳聞，東主對鄧氏夫婦之額外憐恤，係在鄧氏寓所檢視其遺物時，發覺其所書扇面之凌亂字句，引用「結草銜環」的報恩典故。結草係晉大夫魏顆敗秦師於輔氏，獲杜回的故事。銜環係漢代楊寶九歲時，在華陰山北救黃雀的故事。東主感鄧洪儀病危之際，仍不忘東主照顧之恩，詩代表其心志，發洩其心聲，乃悉力助其遺孀歸籍。而鄧黃氏亦賴扇面所書字句，牢記於心。及抵錦田，與鄧洪儀三子鄧欽、鄧鎮、鄧銳等見面，詳告其中情狀，不禁樂極生悲，相視而哭。而鄧黃氏攜子鄧鋗之能進入錦田鄧氏家門，全憑能道出扇詩中的鷄公山、圭角山、后海灣等地方名稱，深信黃氏與鄧洪儀有密切關係。鄧洪儀代弟遠戍，為避藍玉黨禍，為脫何迪姻嫌，表達在詩文間的情意，盡量做到離而不怨，思而不哀，憂而不憤。

鄧欽兄弟在錦田東北面的觀音山麓，築凌雲靜室，奉養庶母黃氏，約在明代永樂初葉。數年後，鄧鋗病逝，黃氏專心禮佛，疏隔塵緣。黃氏死後，凌雲靜室擴建，至明代宣德年間，約在公元一四二六年，改稱為凌雲寺。鄧欽兄弟孝於母，鄧洪儀友於弟，凌雲寺隱藏着鄧氏父子的孝友故事。（之十九之二）

・劉崇・